

撩起旧事话高桥

□ 庐江 张先锋

在庐南李家铺至八卦岭之间的黄泥河上游，有一座雄伟壮观、犹如一道彩虹横跨观山岭与六道岭之间的石拱桥，因其高而被命名为“高桥”。

“高桥”有多高？话说清光绪十七年秋，庐江旱情严重，庐南丘陵更甚。一天，到任不久的知县杨霖霖坐轿到庐南八卦岭一带察看灾情。村民张七拦轿问知县：“旱情如此之重，县里有什么措施？”杨知县不紧不慢地答道：“赤地千里，全县都不同程度受灾。老天不给饭吃，我又有啥子办法？”一句话气得张七抡起车水的车拐子，一下子就把杨知县的轿顶掀掉。这还了得，岂不是反了？杨知县的随从一拥而上要捉拿张七，而张七在众村民的帮助下，一溜烟跑得无影无踪。其实，张七再会跑，岂能跑得出“善技击，善走，能及奔马”的杨知县掌心？杨知县心知肚明，当场拿住张七，显得自己太没气度。你跑，跑得了和尚跑得了庙？回到衙门杨知县便令训导写了一份状纸：“张七闹王，头赛笆斗，眼似铜铃，两个耳朵两扇大门。八卦岭五十里路黑松林，地形险要，屯兵养马数十余万，企图谋反。高桥初一掉个小锣，十五才听到落水的响声；李家铺有千皮匠（做军被）万铁匠（铸兵器），一千个灯笼挂子

（喻丙丁多）……”诉状层层上报，最后呈上朝廷。

光绪帝闻听谋反，欲派兵围剿。幸亏八里畈在京城为官的霍翔在皇帝面前以人头担保：八卦岭虽地势险要，但并无五十里黑松林；高桥虽高也绝没有那么高；至于李家铺的“千皮匠万铁匠”一点不假，那里有个皮匠姓千，一个铁匠姓万。这才使光绪帝放松了警惕。不久，杨知县因为将关押的犯人弄死，被充军至黑龙江，此案也就没有人再提起了，张七也自然安心地过他的小日子了！

那么，“高桥”究竟有多高呢？当然没有状纸上说得那么夸张，但其孔高6.3米也总比赵州桥低不足1米。由于桥的拱洞跨水只有6.5米，所以整体显得格外高耸突兀、峭拔不凡。在那生产力低下的年代，修建这样一座石拱桥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。今天，我们在为前人留下这份珍贵遗产感到欣慰的同时，更为这精湛的造桥艺术叹为观止！上了年纪的人都记得，这里曾是县南罗昌河以及枞阳钱家桥、麒麟桥一带连接砖桥和无为昆山的交通要道。

既然修桥只为方便行人，高桥为什么要修这么高？《庐江县志》记载，号称邑东南群山之祖的黄山（今称黄山寨），是

县南境川黄泥河的源头。而黄山寨及其支脉的分水岭西北部即原店桥乡地域，也就是说，几乎原店桥乡全境之水俱交汇于此，并在此形成锁住水口之势，出水口之后河道变宽，水势渐趋平缓。每遇暴雨，河谷水流量迅速增大，且水流湍急，极易造成灾害。因此，此处修桥，不仅需要桥身坚固，还要有一定的高度方可确保安全行洪；同时，此地河床最低，自然增加了桥梁与河床之间的净高，更能满足泄洪要求。

其实，此处最初架设的是座木桥，由八卦岭张氏诸生张永济领建。据乾隆三十五年（1770）八卦岭张氏三修宗谱邑增生叶兰撰《张永济大人传》记载：“余宅前洞或洪涨或冰坚，人穷于济，欲建石梁，非数百金不可，予力艰，若募则达，唯架木尚能勉焉。先大父曰：善。不数日事兴工立，虽非蟠龟雁齿，而人乐攸往，咸啧啧称公。”可一到雨季，所搭木桥常被洪水冲走，居住在河两岸的村民及过往客商常望河兴叹！越数年，张永济曾孙张思泉复立，这在嘉庆二十五年（1820）张氏四修宗谱亦有记载：“公宅前洞源自黄山，每遇洪涨，行者苦之，公之曾祖名诸生永济公曾造木桥以利涉，后日久桥遂倾圮，惟公能继先人志，力虽艰而募以

济之，鸠工庀材，经营辛勤，不数月而木桥造成。”（甲子科举人何元炳撰《例赠修职郎张思泉传》）至于“高桥”何时易木为石现已查无实据，但据《张氏宗谱》咸丰六年（1856）十一月二十八日墓田买卖契约中“洪文发祖遗田种壹业，坐落高桥上小凹”的记载和“金钩挂月莹图”中大洞上有“高桥”字样判断，木桥横架，即使洞深，也不显高，只有拱状石桥才显得高兀而呼作“高桥”。如此，石拱桥应建于咸丰六年之前的道光年间。据传，此桥为“牛顶桥”，桥面合龙上最后一块石梁时，师傅喊：“上梁了，哪个来顶桥？”这时，附近田地里一条黄牛“哞”了一声，算是应承。师傅立即让石匠将桥梁上好。桥成，牛亡。

毋庸置疑，木桥不仅挡不住咆哮的山洪，也难以承受风雨日积月累的侵蚀。相信除张氏宗谱记载外，肯定还有无数次被洪水冲垮的事实。而石拱桥不仅历经数百年仍坚固如初，而且在佑护一方民众方面还确实发挥过意想不到的积极作用呢！

长虹饮涧水，露日出浮云。古老的高桥以她那刚劲挺拔的雄姿，静静地屹立于时而咆哮、时而低吟的黄泥河上游，成为庐南丘陵的一道瑰丽壮观的风景线。

《两地书 父子情》编后记

□ 合肥 疏利民

刚做编辑时，脑子里有个想法，最好每编完一本书，都要写篇编后记，似乎只有这样才对得起作者和读者。但万万没想到，18年过去了，编后记只写了3篇。说忙，编辑工作就算24小时连轴干，也是干不完的；说懒，我承认，我不是那种十分勤奋的人，但对自己感兴趣的东西，乐此不疲，譬如对古典诗词的爱好，兴趣愈来愈浓。认识沈喜阳先生，我还要感谢老大姐陆向军老师。有次参加编辑业务培训，她和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的何正国兄坐一起，何兄送给她一本新著《左岸春风，右岸芦苇》，责任编辑就是沈喜阳。书做得很雅致，打开一读，便放不下。越读越有味，就情不自禁地给正国兄打电话，他说有空几个兄弟聚一下。就是那次小聚，我第一次看到了沈喜阳。

他不仅写文章，竟然还能用文言文写赋，在这个浮躁的当下，喜阳兄不能不让我心生敬意。心里暗想，有朝一日，我能给他当一次责编，那不是挺幸福的一件事吗？嘿，机会真的就来了。一次闲聊中，我说我想策划一本《给身边108个朋友写封信》。说者无意，听者有心，喜阳说他正在与他儿子互通电邮，有三四年时间了。听到这个消息我太兴奋了，喜阳兄是个能写赋的人，文笔丝毫不用怀疑，我立马请他回去整理一下，发来学习学习。果不出所料，他们父子的电邮通信集绝对是本好书稿。我迫不及待地在朋友圈中转发了几篇，大家一致看好，选题还未上报，一批好友就盯着我要书。

鲁迅先生和他的弟子许广平的《两地书》一直备受读者喜爱；我手捧喜阳、晏齐父子的书稿，瞬间就确定了书名，就叫《两地书 父子情》。同时我也征

询了文坛几位朋友的意见，大家比较认可，特别是原新安才子、国学推广人朱彦兄，他认为定位非常恰当。待我审读完书稿，更加坚定了我的信心。这是我当编辑以来所见最为清爽的书稿之一，我激动地向同事宣告：初稿就是终稿。读着，读着，就有点舍不得读，就像小时候过年突然得到丰盛的零食，抓一把放在口袋里，留着慢慢地享用。我每读几封就停下来，有时候激动地拿起手机就给喜阳兄打过去，分享我阅读的快乐。我反复地告诉他父子俩，千万不要放下手中的笔，务必坚持写下去，至少要为他们出三本通信集。这是第一本，整整100封信，我的寓意是百分之百的好，可以打100分。这100封信，时间上从晏齐上大学开始，到他大四即将考研为止，内容上异常广博，可以说真实记录了父子俩四年里心路历程。

喜阳兄是二十世纪80年代的中师生，绝对是那个时候的佼佼者，是我们仰慕的对象。自强不息的喜阳兄站了17年小学、中学讲台，其间通过自考取得专科、本科学历。2004年考取了华东师范大学全国统招的硕士研究生。49岁那年，他发表的一篇五万字论文，被华东师范大学的博士生导师胡晓明先生看中，胡教授很欣赏他的学术钻研精神。喜阳兄如今梦想成真，已是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二年级博士生。他的公子沈晏齐2016年考取西安外国语大学。四年里，父子俩你来我往，你一封，我一封，我一封，你一封，坚持的力量太伟大了，碰到这样的作者也是我的幸福了。

叹息古双桥 重启新梦想

□ 合肥 老茂

前两日，皖南两座明代大桥被洪水冲毁的消息在社交平台被刷屏。2020年7月6日中午和7日上午，短短两天内，旌德县三溪镇乐成桥、黄山市市中心的镇海桥相继被滔天浊浪瞬间冲毁坍塌。以往洪水来袭，当地居民习惯结伴在桥上观望易涨易落山涧水，此次无人员伤亡，实为不幸中之大幸。

乐成桥，俗称三溪大桥，始建于明嘉靖二十二年（1543年），是宣城市境内现存最大古桥，也是千里皖南第二大石拱桥。清朝曾有诗赞曰：七十二丈虹，蛟龙不敢侵。泛绿分众涧，积翠临孤岭。镇海桥，俗称老大桥，是屯溪乃至徽州文化的象征，比乐成桥早建七年，谓之长兄。让人记忆犹新的是，1934年郁达夫写下脍炙人口的七言绝句《屯溪夜泊记》：“新安江水碧悠悠，两岸人家散若舟。几夜屯溪桥下梦，断肠春色似扬州。”

我于上世纪50年代出生在旌德县城。与乐成桥相见相识始自上世纪60年代。当时父亲在三溪公社工作，我随父在此生活约有一年多时间。那时的乐成桥自然成了我们的“游乐场”。当地人有种说法，三溪大桥的石栏杆一般人数不清，偶尔还与伙伴打赌，在约160米的长桥上来回数栏杆，数着数着就弄混淆了，只记得东侧比西侧多2根栏杆。步入社会后我离开了家乡，但“千里姻缘一线牵”，1978年至1979年间，当时未婚妻在旌德县兴隆任教，而乐成桥又是必经之路，我数十次或坐车、或骑车乐此不疲地往返于此。可以说，乐成桥见证了这段爱情，也

“乐成”了这桩良缘。

而镇海桥，则承载着我和女儿两代人的情感记忆。我是1974年初来到徽州地区行署的所在地——屯溪，2000年底因工作调到省城，在屯溪有26年的经历，我与镇海桥，一见如故。基于对镇海桥的真情实感，我于2012年发表《古桥如故》一文，获得一些共鸣。一位合肥女同事在留言中深情告白：“文章勾起我对中学时代的回忆，当年的我最喜欢迎着朝霞，置身与桥上小菜市，欣赏着那种市井文化，更喜欢踏着日落，在桥上欣赏夕阳下的新安江，那样静谧。如今，已时过境迁，物是人非了。”一位上海男同仁曾感慨地说：“镇海桥的建造使用，既促进了屯溪周边经济发展，又展现徽州历史文化和能工巧匠的魅力！”

女儿闻知镇海桥已毁，在7月8日的微信朋友圈留言：“她是我高中三年每天骑车必经之路，见证过我拼搏与奋斗的岁月。去年回屯时，孩子们还高兴地在上面合影留念。是的，大家缅怀的不仅仅是一座桥……”

洪水无情人有情。作为“愈知晚途念桑梓”的家乡人，我衷心期盼能举国家、社会之力，坚定信念、不忘初心，充分利用精品文物修旧如旧，给后人延续尽可能多的珍贵文化和建筑遗产，比无中生有造个景观有意义得多。何况，水离不开桥，桥因水而生，两者难舍难分。相信已横卧横江、徽水之上近500年的这对患难兄弟必能重获新生！届时由文人墨客续写《老桥重修记》，且刻碑立于桥头，让今人坚守制度和文化自信，让后人铭记庚子年“七·六”“七·七”洪水。